

历代诗话丛书

LiDai ShiHua  
CongShu

# 随园诗话

(清)袁枚著 王英志批注



历代诗话丛书

LiDai ShiHua  
CongShu

随园诗话

(清)袁枚著 王英志批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随园诗话/(清)袁枚著;王英志批注.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12

(历代诗话丛书)

ISBN 978-7-80729-559-4

I. 随… II. ①袁…②王… III. 诗话—中国—古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6707 号

**书 名** 随园诗话

**著 者** (清)袁枚 著 王英志 批注

**责任编辑** 韩凤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扬中市科技园区东进大道 6 号 邮编 212212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48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559-4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1-88420818)

# 前 言

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原号存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属浙江宁波)。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外发江南,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四年(1749)辞官,居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小仓山随园。以后除了乾隆十七年(1752)出于生计曾赴陕西任职不到一年外,终生绝迹仕途。袁枚主持乾隆诗坛,为性灵派领袖。一生著述甚丰,有《小仓山房诗集》、《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子不语》、《小仓山房尺牍》、《随园随笔》等十来种。

袁枚所处时代是所谓的“乾隆盛世”,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崇理学与反理学、重汉学与反汉学斗争颇为激烈,袁枚是坚定地站在反理学与反汉学的立场上的;与学术思想上的斗争相应,文艺上复古与反复古、重教化与主性灵的斗争也一直未停止,袁枚则是乾隆诗坛反复古、主性灵思潮的杰出代表。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主张复古与诗教的沈德潜格调说,并批评翁方纲以汉学考据作诗的不良风气。其所倡导的性灵说诗学,推动了清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在清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蒋湘南《游艺录》说,“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江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可见袁枚之广泛影响。

其实倡言“性灵”古已有之。“性灵”一词最早的源头乃《文心雕龙》(详参拙文《〈文心雕龙〉与袁枚性灵说》,《文学评论》2008年第5期),钟嵘《诗品》、唐宋诗人直至明代公安派等都曾论述过性灵说。而袁枚不仅汲取了古代性灵说的营养,更有

自己的发明,并最终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性灵说诗论。对于袁枚性灵说的内涵,中外研究者有过或深或浅的探讨,从而作出不同的解说。概括说来,有以下四类:一曰“性情”。如清代钱泳《履园谭诗》所谓“性灵者,即性情也”。二曰“灵感”。如羊春秋认为,袁枚标举性灵,是强调“灵感作用”(《历代论诗绝句选》第29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三曰“灵妙的性情”。日本学者多持此观点,如松下忠说,“‘性灵’系指活动起来、利用起来的既灵妙又新鲜的状态中的人的性情”(《袁枚“性灵说”的特色》,《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2期)。四曰性情于灵感并重。如《中国历代文论选》之说明称,“性灵之说,不仅重视性情之真,同时十分强调艺术上的灵感作用”(第三册第4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以上四说虽然都一定程度上触摸到袁枚性灵说的某种内涵,但在研究方法上多局限在对“性灵”一词的诠释,而未能从袁枚整个诗歌理论体系进行鸟瞰与考察,所以未免以偏概全,有简单化的缺陷。如何探讨袁枚性灵说的奥秘,其实袁枚《仿元遗山论诗》评夫己氏(翁方纲)就提供了一把钥匙:“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袁枚自己探讨钟嵘的性灵说时并不囿于钟嵘《诗品》中的“性灵”一词,而是着眼于《诗品》所体现的“吟咏性情”、“美无故实”、“自然英旨”、反对声病之说等诸方面思想。借鉴袁枚的方法,笔者认为可以这样归纳袁枚性灵说的内涵:袁枚性灵说的理论主旨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表现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的要素。在这三块理论基石上又生发出创作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应具有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所寄寓的诗歌意象要灵活、新鲜、生动、风趣;诗歌作品以感发人心,使人产生美感为其主要艺术功能等观点(详参拙著《清人诗论研究·袁枚“性灵说”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袁枚著作影响最大的是《随园诗话》。《随园诗话》计有正编16卷、补遗10卷,乃袁枚辞官后开始编撰,正编成书于乾隆末期(今有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五十七年等说法,笔者倾向于五十五年),补遗写至病故为止,全部成书于嘉庆初期。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采一诗或数诗,或记一事,为随笔式。

《随园诗话》是袁枚性灵说的主要载体。《随园诗话》一方面对性灵说作理

论上的阐释,一方面选录大量符合性灵说理论要求的诗歌作品进行印证,通俗易懂,广受青睐。

性灵说的真情论主张:一,真情为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随园诗话》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二,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所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三,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所谓“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诗教”说。

性灵说的个性论主张:一,诗人须具有个性,故称“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独具的个性。二,艺术创作须有独创性,既不囿于古人,亦不盲从俗流,“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卷六)。三,反拟古,反格调,“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卷三)，“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人厌”(卷四)。此说实际亦批评了明七子的后继者沈德潜。

性灵说的诗才论主张:一,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性灵”的本义即指人灵智的本性,故亦即灵性。袁枚论诗有“笔性灵”、“笔性笨”之分(见《补遗》卷二)。“笔性灵”则有诗才,乃针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而发的:“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卷四)二,诗人创作需要灵感。首先,灵感降临时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高潮,“兴会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灵感持续时间甚短,不易把握,当“兴会已过”,花“千万力气”亦不易再得(见卷三)。最后,灵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统一,所谓“终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卷三)。三,艺术表现须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籁最妙”(《补遗》卷五),即使对素材提炼加工,亦须不露斧凿痕迹。四,诗歌意象要生动、灵活、有趣。《随园诗话》引用杨万里语“风趣专写性灵”(卷一),又一再标举“生气”、“生趣”(《补遗》卷三),即倡导以生动、灵活、风趣的意象抒写性灵。

《随园诗话》的精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可以印证性灵说诗论的作品,而且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采录闺秀之作甚多,为鼓励女子作诗做了好事。《随园诗话》还记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闻,从中可见清代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

《随园诗话》之采诗、论诗,对集结起队伍宏大的性灵派,进行反拟古、反以考据为诗的斗争,引导诗歌创作回归抒写真性情的轨道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长期以来,学界对《随园诗话》褒贬不一。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书坊刻诗话后》斥之为“非圣无法,而恣为倾邪淫荡之说”(《章氏遗书》本),当代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序》贬之为“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皆非客观评价。钱钟书评《随园诗话》“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谈艺录》第195—19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不失为公允之论。

《随园诗话》最早校点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的顾学颉校点本。其后有笔者主编的《袁枚全集》繁体字校点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初版、1997年修订再版),以及笔者根据全集本校订的简体字本(凤凰出版社2000年版),皆据清嘉庆随园藏板为底本,并参校民国本。本书根据简体字本再加校订,是最接近文本原貌的本子。

本书为便于读者了解袁枚“诗话”的写作背景、涉及的清代重要诗人,以及认识袁枚的诗学思想,对比较重要的内容进行了注释与批点。凡涉及诗人名字处若前面已作介绍,后面再出现则一般不重复介绍了。此举属于尝试,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内子周嫣承担了搜集、复印、誊录有关资料的事务,付出了劳动,特此说明,责任编辑韩凤冉付出了辛勤劳动,一并表示谢忱。

王英志

2008年10月3日于苏州大学凌云斋

# 目 录

前言 .....	1
随园诗话 .....	1
卷一 .....	3
卷二 .....	21
卷三 .....	39
卷四 .....	58
卷五 .....	76
卷六 .....	94
卷七 .....	116
卷八 .....	137
卷九 .....	156
卷一〇 .....	178
卷一一 .....	198
卷一二 .....	214
卷一三 .....	233
卷一四 .....	254
卷一五 .....	275
卷一六 .....	292



随园诗话补遗 .....	307
补遗卷一 .....	309
补遗卷二 .....	325
补遗卷三 .....	342
补遗卷四 .....	357
补遗卷五 .....	372
补遗卷六 .....	392
补遗卷七 .....	404
补遗卷八 .....	420
补遗卷九 .....	436
补遗卷一〇 .....	451

# 随园诗话



## 卷一

一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己，奋拳殴之。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阴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扈跸》云：“谁怜七十龙钟叟，骑马踏冰星满天？”《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托遥深。

二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三 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自树一帜，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

鄂西林相公，“讳尔泰，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西林者，其旧居部落也”。“方颐广颡，须髯若神，色温而语庄，面兼春秋二气”，“于近今人才，一善一技不肯忘”。己未会试，尝向主考官蒋公推荐袁枚。然“壬戌，试翰林翻译，枚最下等，公所定也。启糊名，大恨，召枚往赐饭，与深语”。（袁枚《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文论“性灵”一语，乃源自刘勰《文心雕龙》，如“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原道》），此指“才智”；“若乃综述性灵，敷写器象”（《情采》），此指性情。二义皆为袁枚性灵说汲取。南宋杨万里论性灵乃流而非源也。

高、杨、张、徐：高启、杨基、张羽、徐贵，并称“吴中四杰”。七子，前七子以李梦阳、

何景明为首，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皆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钟、谭，钟惺、谭元春，湖北竟陵派；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湖北公安派；皆诗主性灵。虞山，常熟钱谦益也。

#### 下第(其二)

袁香亭

纷纷车马踏街尘，  
簇簇银袍过眼新。  
共说文章原有价，  
若论侥幸岂无人？  
狂言好慰红颜妇，  
愉色难宽白发亲。  
三载从头再相待，  
少年能过几时春？

袁枚《山居绝句》其九有云：“问我归心向何处，三分周孔二分庄。”其性灵说可远溯至《庄子》，此一例也。

袁枚《续诗品·择韵》：“次韵自系，叠韵无味。”

袁枚此处评诗人过苛，然所举诗句，多有情致，有生趣，盖与其性灵说暗合焉。而评金圣叹语，可知其鄙薄小说，乃传统观点，不足为训。

而去其非。试思七子、钟、谭，若无当日之盛名，则虞山选《列朝诗》时，方将搜索于荒村寂寞之乡，得半句片言以传其人矣。敌必当王，射先中马：皆好名者之累也！

四 于耐圃相公，构蔬香阁，种菜数畦，题一联云：“今日正宜知此味；当年曾自咬其根。”鄂西林相公，亦有菜圃对联云：“此味易知，但须绿野秋来种；对他有愧，只恐苍生面色多。”两人都用真西山语；而胸襟气象，却迥不侔。

五 落第诗，唐人极多。本朝程鱼门云：“也应有泪流知己，只觉无颜对俗人。”陈梅岑云：“得原有命他休问，壮不如人后可知。”家香亭云：“共说文章原有价，若论侥幸岂无人？”又云：“愁看僮仆凄凉色，怕读亲朋慰藉书。”王菊庄云：“亲朋共怅登程日，乡里先传下第名。”皆可与唐人颉颃。然读姚武功云：“须凿燕然山上石，《登科记》里是闲名。”则爽然若失矣。读唐青臣云：“不第远归来，妻子色不喜。黄犬恰有情，当门卧摇尾。”则吃吃笑不休矣！其他如：“不辞更写公卿卷，恰是难修骨肉书。”“失意雅不愜，见花如见仇。路逢白面郎，醉簪花满头。”“枉坐公车行万里，譬如闲看华山来。”“乡连南渡思菰米，泪滴东风避杏花。”俱妙。

六 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一韵中有千百字，凭吾所选，尚有用定后不惬意而别改者；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之？既约束，则不得不凑拍；既凑拍，安得有性情哉？《庄子》曰：“忘足，履之适也。”余亦曰：忘韵，诗之适也。

七 常州赵仁叔，有一联云：“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仁叔一生，只传此二句。某《拟古》云：“莫作江上舟，莫作江上月。舟载人别离，月照人离别。”其人一生，所传亦只此四句。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众响渐已寂，虫于佛面飞。半窗关夜雨，四壁挂僧衣。”殊清绝。孔东堂演《桃花扇》曲本，有诗集若干，佳句云：“船冲宿鹭排檣起，灯引秋蚊入帐飞。”其他首未能称是。

八 嵩亭上人《题活埋庵》云：“谁把庵名号‘活埋’？令人千古费疑猜。我今岂是轻生者？只为从前死过来。”周道士鹤

维,有句云:“大道得从心死后,此身误在我生前。”两诗于禅理俱有所得。

九 乾隆丙辰,余二十一岁,起居叔父于广西。抚军金震方先生一见,有国士之目,特疏荐博学宏词:首叙年齿,再夸文学,并云:“臣朝夕观其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详。国家应运生才,必为大成之器。”一时司道争来探问。公每见属吏,谈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诗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动作。余在屏后闻之窃喜。探公见客,必随而窃听焉。呈七排一首,有句云:“万里阙前修荐表,百官座上叹文章。”盖实事也。公有诗集数卷,歿后无从编辑;仅记其《答幕友祝寿》云:“浮生虚逐黄云度,高士群歌《白雪》来。”《题八桂堂》云:“尽日天香生画戟,有时鹤舞到匡床。”想见抚粤九年,政简刑清光景。

一〇 己未朝,考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余欲刻画“想”字,有句云:“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诸总裁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大司寇尹公,与诸公力争曰:“此人肯用心思,必年少有才者;尚未解应制体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习也。倘进呈时,上有驳问,我当独奏。”群议始息。余之得与馆选,受尹公知,从此始。未几,上命公教习庶吉士。余献诗云:“琴爨已成焦尾断,风高重转落花红。”

一一 尹文端公总督江南,年才三十,人呼“小尹”。海宁诗人杨守知,字次也,康熙庚辰进士。以道员诖误,候补南河,年七十矣。尹知为老名士,所以奖慰之者甚厚。杨喜,自指其鬓叹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公应声曰:“不然!君独不闻‘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乎?”杨骇然,出语人曰:“不谓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属风流。”

一二 尹文端公好和韵,尤好叠韵。每与人角胜,多多益善。庚辰十月,为勾当公事,与嘉兴钱香树尚书相遇苏州,和诗至十余次。一时材官谦从,为送两家诗,至于马疲人倦。尚书还嘉禾,而尹公又追寄一首,挑之于吴江。尚书覆札云:“岁事匆匆,实不能再和矣!愿公遍告同人,说香树老子,战败于吴江道上。何如?”适枚过苏,见此札,遂献七律一章,第五六云:“秋容老圃无衰色,诗律吴江有败兵。”公喜。从此又与枚叠和不

广西巡抚金震方名拱,字震方,一字德山。初见袁枚,命为诗,大异之,又试以《铜鼓赋》,枚援笔立就,金大赏之,乃荐举博学鸿词试。枚临终犹告二子:金公为“此六十年来,生平第一知己也”(《随园老人遗囑》)。

“因风想玉珂”见杜甫《春宿左省》诗。尹公,尹继善,字元长,晚号望山,满洲镶黄旗人。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云贵广三省总督,又任刑部尚书(大司寇)、文华殿大学士,谥文端。为袁枚生平“第二知己”。袁枚不仅朝考得尹公提携,其一生平安无事,亦多赖尹公呵护。故世人有“公宠枚,纵枚,过誉枚,听从枚”(袁枚《答尹相国书》)之说。

“俗传(尹)公貌类佛,而不喜佛法。闻人才后进,则倾衿推毂,提训草草。每公余,一卷一灯,如老诸生,寒暑勿辍。诗成,喜人吟听,至顿挫处,手为拍张。或半字未安,必严改乃已,

以故清词丽句，虽专门名家，自愧不如”。（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尹文端公神道碑》）尹继善虽峨冠博带，亦属风雅之士，故可与袁枚等诗人共享吟诗之乐也。

托庸，字师健，号瞻园，曾任江苏布政使（方伯），官至吏部尚书（冢宰）。枚《后知已诗·吏部尚书托公庸》记二人交情：“无端一面交，大恨相知晚。爱我神超解，呼为心中人。我亦爱公雅，如坐风中春……”

#### 戏为六绝句（其一）

杜甫

王、杨、卢、骆当时体，  
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  
不废江河万古流。

子陵：严光，字子陵，汉代隐士。

光武：东汉刘秀，建武元年（25）即位。

古代类书、字汇型赋今已过时，而今人作诗赋仍好用杂事僻韵，可谓不识时务。类似见解亦见于《历代赋话序》，系袁枚集外文。

休。押“兵”字，有“消寒须用美人兵”、“莫向床头笑曳兵”之句，盖探枚方娶妾故也。其好谐谑如此。己卯八月，枚江北获稻归，饮于公所。酒毕，与诸公子夜谈。公从后堂札示云：“山人在外初回，家姬必多相忆。盍早归乎？”余题札后云：“夜深手札出深闺，劝我新归应早回。自笑公门懒桃李，五更结子要风催。”除夕，公赐食物。枚以诗谢，末首云：“知公得韵便传笺，倚马才高不让先。今日教公输一着，新诗和到是明年。”公见之，大笑。

一三 托冢宰庸，字师健，作江宁方伯时，潘明府涵，极言公风雅，强余入谒。果一见如平生欢。读其《送人赴陕》诗云：“潞河冰合悲风生，欲曙不曙鸟飞鸣。寒山历历路不尽，班马萧萧君独行。公孙阁下正延士，博望关西方用兵。北去知君未即返，月明空有相思情。”音节可爱。遂献公二律，前四句云：“七十神仙海鹤姿，六年人悔见公迟。学穷宋理谈偏妙，诗合唐音自不知。”次日，公过访随园。坐定，忽正色曰：“吾欲借君一贵重之物，未知肯否？”余愕然，问何物。公笑出袖中和韵诗，第二句仍是“六年人悔见公迟”七字耳。彼此赧然。两人诗都遗失。余只记押“心”字韵。尹相国和云：“若非元老怜才意，争动闲云出岫心？”

一四 以昌黎之崛强，宜鄙俳体矣；而《滕王阁序》曰：“得附三王之末，有荣耀焉。”以杜少陵之博大，宜薄初唐矣；而诗曰：“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以黄山谷之奥峭，宜薄西昆矣；而诗云：“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鹤。王、杨立本朝，与世作郭郭。”今人未窥韩、柳门户，而先扫六朝；未得李、杜皮毛，而已轻温、李；何蜉蝣之多也！

一五 “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子陵语也。“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钺一下无处所。”光武语也。两人同学，故言语相同，皆七古中硬句。

一六 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即作之，不过翻摘故

纸，一二日可成。可抄诵之者，亦无有也。今人作诗赋，而好用杂事僻韵，以多为贵者，误矣！

一七 “乐府”二字，是官监之名，见霍光、张放两传。其《君马黄》、《临高台》等乐章，久矣失传。盖因乐府传写，大字为辞，细字为声，声词合写，易至舛误。是以曹魏改《将进酒》为《平关中》，《上之回》为《克官渡》，共十二曲，并不袭汉。晋人改《思悲翁》为《宣受命》，《朱鹭》为《灵之祥》，共十二曲，亦不袭魏。唐太白、长吉知之，故仍其本名，而自作己诗。少陵、张、王、元、白知之，故自作己诗，而创为新乐府。元稹序杜诗，言之甚详。郑樵亦言：“今之乐府，崔豹以义说名，吴兢以事解目，与诗之失传一也。《将进酒》而李余乃序烈女，《出门行》而刘猛不言别离，《秋胡行》而武帝云‘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皆与题无涉。”今人犹贸贸然抱《乐府解题》为秘本，而字摹句仿之，如画鬼魅，凿空无据；且必置之卷首，以撑门面，犹之自标门阀，称乃祖乃宗绝大官衔，而不知其与己无干也。

一八 《左氏》：郑伯享赵孟于垂陇，七子赋诗。伯有赋《鹑奔》。赵孟斥之曰：“床第之言不逾阃，非使人之所闻也。”然则其他之赋《野有蔓草》、《有女同车》及《蓀兮》者，其非淫奔之诗，明矣。

一九 “庚”字古音同“冈”，故字法“康”从“庚”，汉以前无读“羹”者。“庆”字古音同“羌”，汉以前无读“罄”者。“令”字古音同“连”，入“先”“仙”韵，转去声作“恋”，汉以前无读“灵”者。

二〇 《文选》诗，有五韵、七韵者，李德裕所谓“意尽而止，成篇不拘于只偶”也。

二一 陆放翁“烧灰除菜蝗”，“蝗”字作仄声。徐骑省“莫折红芳树，但知尽意看”，“但”字作平声。李山甫《赴举别所知》诗“黄祖不怜鹦鹉客，志公偏赏麒麟儿”，“麟”字作仄声。王建《赠李仆射》诗“每日城南空挑战”，“挑”字作仄声。《赠田侍中》“绿窗红灯酒”，“灯”字作仄声。皆本白香山之以“司”为“四”，“琵”为“别”，“凝脂”为“佞”，“红桥三百九十桥”，“十”字读“湛”也。韩愈《岳阳楼》诗“宇宙隘而妨”，“妨”作“访”音。《东都》诗“新辈只朝评”，“评”作“病”音。元稹《东南行百韵》诗“征俸封

此说“乐府”变迁，可见袁枚文学发展观，而今拟古者犹对汉乐府字摹句仿，不知后来乐府内容皆与题无涉。“如画鬼魅”云云，妙语解颐，一针见血。

《鹑奔》等皆《诗经》中篇名。

此条为吴翌凤《逊志堂杂钞》辑录，袁枚照抄。

袁枚论诗本不甚重音韵格律，此并非其不通音韵，而是避免以韵害意也。此条可知其于音韵是下过工夫的。



鱼租”，“封”音“俸”。《痾卧》诗“一生长苦节，三省詎行怪”，“怪”音“乖”。《岭南》诗“联游亏片玉，洞照失明鉴”，“鉴”音“间”。《夜池》诗“高屋无人风张幔”，“张”音“丈”。“苦思正旦酬白云，闲观风色动青旂”，“正旦”读作“真丹”。又白居易《和令狐相公》诗“仁风扇道路，阴雨膏闾阎”，“扇”平声，“膏”去声。李商隐《石城》诗：“簟冰将飘枕，帘烘不隐钩。”自注：“‘冰’去声。”陆龟蒙《包山》诗：“海客施明珠，湘蕤料净食。”自注：“‘料’平声。”朱竹垞《山塘纪事》诗：“殷勤短主簿，端笏立阼阶。”“阼”音“徂”。杜少陵用“中兴”、“中酒”、“王气”、“贞观”等字，忽平忽仄，随其所便。大抵“相如”之“相”、“灯檠”之“檠”、“亲迎”之“迎”、“亲家”之“亲”、“宁馨”之“馨”、“葡萄”之“葡”、“鄴侯”之“鄴”、“马援”之“援”、“别离”之“离”、“急难”之“难”、“上应”之“应”、“判舍”之“判”、“量移”之“量”、“处分”之“分”、“范蠡”之“蠡”、“衿衡”之“衿”、“伍员”之“员”，皆平仄两用。

《续诗品·着我》倡导“吐故吸新”，此处连用四“新”字，枝于“新”可谓一往情深矣。“新”一要“出新意”，意新；二要“去陈言”，言新。

王士禛《池北偶谈》引王维诗“九江枫树几回青，一片扬州五湖白”，称“下连用兰陵镇、富春郭、石头城诸地名，皆寥远不相属。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可与此相发明。

蒋士铨，号清容，字心余，一字茗生，与袁枚、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其摇笔措意，横出锐入，凡境为之一空。”（袁枚《蒋心

二二 宋人《雪》诗：“待伴不嫌鸳瓦冷，羞明常怯玉钩斜。”已新矣。郑所南《雪》诗：“拇战素手白相敌，酒潮上脸红不鲜。”更新。萧德藻《梅花》诗：“湘妃危立冻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已新矣。徐巢友《梅》诗：“过墙新水滴眠鹤，压屋冷云眠定僧。”更新。

二三 《三余编》言：“诗家使事，不可太泥。”白傅《长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不过峨嵋。谢宣城诗“澄江净如练”，宣城去江百余里，县治左右无江。相如《上林赋》：“八川分流。”长安无八川。严冬友曰：“西汉时，长安原有八川，谓泾、渭、灞、浐、泂、灤、漓也；至宋时则无矣。”

二四 人称才大者，如万里黄河，与泥沙俱下。余以为：此粗才，非大才也。大才如海水接天，波涛浴日，所见皆金银宫阙，奇花异草，安得有泥沙污人眼界耶？或曰：“诗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庞杂，名家必选字酌句。”余道：作者自命当作名家，而使后人置我于大家之中；不可自命为大家，而转使后人屏我于名家之外。尝规蒋心余太史云：“君切莫老手颓唐，才人胆大也。”心余以为然。